

中医思想者
丛书

伤寒论求真

基于康平本的全新探解

上

邢斌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伤寒论求真

——基于康平本的全新探解

(上)

邢斌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伤寒论求真：基于康平本的全新探解．上 / 邢斌著．—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10

ISBN 978 - 7 - 5132 - 4289 - 9

I . ①伤… II . ①邢… III . ①《伤寒论》—研究

IV . ① R22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0862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64405750

廊坊市三友印务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87 千字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2 - 4289 - 9

定价 5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89535836

维权打假 010-6440575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微商城网址 <https://kdt.im/LIdUGr>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s://zgzyycbs.tmall.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 (010-64405510)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自序

—

《伤寒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历来为世人所重，因此学中医且希望深入堂奥者很少有不读此书的。但《伤寒论》颇不易读，所以半途而废、读不下去者比比皆是；即便对《伤寒论》下了很大苦功，熟读能诵，乃至撰述专著者，其能真正解决一些该书疑难问题，而不是附会曲说的，确乎少之又少。

还是谈谈我自己的经历吧。

我从大学期间开始读《伤寒论》，至今已十多年。那时候下过一定的功夫，浏览过很多名家注解，但是应该说很多条文仍是看不懂。在此情况下，不得不先挑容易的事儿做，那就是更多地关注经方——读不懂全书，至少从实用角度讲，先尽可能掌握临床运用吧。

毕业后，几度想重新研读《伤寒论》，结果总是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第一是读不懂的地方，依然读不懂。那些疑难条文，翻遍名家注解，觉得没有一人是不牵强附会的。不认可别人的解读，但自己也束手无策，所以能做的依然还是研究经方的临床运用。第二是惰性，不肯迎难而上，柿子拣软的捏。研

究经方，对临床肯定有裨益，但止步于此，就不能获得更大的突破。

这一僵局彻底被打破，是在这一两年，我研读了康平本之后。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有康平本这一《伤寒论》传本，因为至少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就翻阅过钱超尘先生的《伤寒论文献通考》，但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翻阅《金匱玉函经》等《伤寒论》传本后，发现并无助于解决那些疑难条文，所以想当然地以为康平本大概也是差不多的吧。

实际大不一样！

2012年春，娄绍昆先生《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出版。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棒的回忆录，可以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收获。而对我来讲，除了一些具体临床经验的获取外，最重要的帮助就是让我重新拿出康平本来！

书中讲，那还是1971年，娄先生当时在浙江龙泉县一处工地上做小工，因为某些机缘得以拜访当地名医仲万春先生。

在解答青年娄绍昆的疑问时，仲先生提到了康平本。

他说：“康平《伤寒论》本是最佳文本，它比通行已久的成本，以及赵开美的复刻本更接近于仲景原著。”

在谈话中，仲先生曾通过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的脉象比较来阐述仲景脉学的特点，从宋本第12条的方后注及第28条来证明桂枝汤证存在着“无汗”的类型，并从桂枝汤证的有关条文来说明“在临床上遇到主症齐备、症状叙说清楚的方证时，可以不需要再考虑脉象如何”的道理，这些论述都让人耳目一

新，而且并不牵强，相反是有理有据的，而其所据正在康平本中。

还有更让人震惊的呢！

青年娄绍昆问仲先生：

“仲景脉法以寸口脉的全脉为脉象依据，但是他在《伤寒论·序》中为什么批评‘凡医’诊察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的马虎做派……再说仲景在《伤寒论》‘平脉法’与‘辨脉法’中还有诊趺阳脉的条文。”

仲先生回答说：

“的确如此，在《伤寒论·序》中的后半部分中强调寸关尺分部诊法与人迎、寸口、趺阳三部诊法，以及《伤寒论·平脉法》与《伤寒论·辨脉法》中还有诊趺阳脉的条文。但问题是……《伤寒论》文本中，仲景诊治疾病时为什么大量使用寸口部全脉诊法，而闭口不谈寸关尺分部诊法与人迎、寸口、趺阳三部诊法，这又是为什么？”

仲先生认为，在这个矛盾的现象里，只有《伤寒论》文本中大量使用的寸口部全脉诊法，才能更真实地代表仲景脉法。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在康平本里可以找到明确的依据。首先，我们知道康平本《伤寒论》中没有《平脉法》与《辨脉法》这两篇。康平本《伤寒论》版本形式非常特殊，其字行有十五字行、十四字行、十三字行之分。据专家研究，十五字行是仲景原文，十四字行是准原文，十三字行是后人的追文。据此版本形式推想，则现行宋本、成本中的《伤寒论·序》并非仲景一人之手笔。

上述《伤寒论·序》中作者批评“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的文字，均出于文章的后半部分，这一部分的版本形式都是十三字行，所以是后人追文的可能性比较大。康平本《伤寒论·伤寒例》中更明确地提到仲景脉法是寸口脉的全脉，如它对六病各自的纲脉是如是论述的，‘尺寸俱浮者，大阳受病也’‘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尺寸俱沉细者，太阴受病也’‘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

娄先生马上想起大黄黄连泻心汤证的条文——“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因而问：

“仲万春先生，大黄黄连泻心汤证条文中的‘脉关上浮者’这句话难道在康平本《伤寒论》中不是这样写的吗？”

仲先生笑着回答道：

“你猜对了，康平本《伤寒论》中只有‘脉浮者’，其‘关上’一词的确是后人的旁注。”

两人的这番对话，涉及仲景究竟是怎样应用脉诊的，涉及《伤寒论》文本中一些自相矛盾的问题，涉及康平本独特的版本形式，涉及《伤寒论·序》的真伪问题，乃至其他条文的真伪问题。

“真伪”二字，仲先生虽未直接点出，但那是明摆着的事。其实绝大多数让人困惑不已的问题，都是真伪问题导致的。因为有后人的文字夹杂在某一条文中，导致这句话读不通，或者自相矛盾。又或者整条条文，或整个篇章都是后人的文字，导致整个文本存在不同的思想，因而自相矛盾，让人无所适从。

所以，这本“更接近于仲景原著”的康平本，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辨真伪上。

读了姜先生的书，看了仲先生这位临床家的谈话，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对我来说，有了一定要将康平本拿出来看一看的冲动！

二

《伤寒论》的传本中，通行本（或者说是定型化的传本）是北宋官校本和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

北宋官校本（简称“宋本”），指的是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后，林亿等于治平二年（1065）校定的《伤寒论》十卷本。

林亿等校定本系白文本，校勘不多，注释无几，不便研读，成无己于金皇统四年（1144）撰成《注解伤寒论》（简称“成本”），此书是已知的最早一种全文注释本，颇受后人推崇，很快取代宋本，而成为广泛流行的主要传本。

宋本《伤寒论》流传日稀，至明代后期已极少见。万历年间著名藏书家赵开美终访得宋本《伤寒论》，予以翻刻（时在1599年）。因今宋治平二年所刻之《伤寒论》已不可得，而赵刻本逼真宋本，故今所谓宋本，实即赵开美翻刻本。然由于战乱等原因，不过半个世纪，清初之时，赵刻本几已淹晦不闻。至今日，赵刻本存世者仅5部。后世所谓据赵刻本而进行的翻刻本，实则皆非真正的宋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对11部重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研究，刘渡舟教授任主编、钱超尘教授任副主编的《伤寒论校注》，才第一次以宋本

为底本进行整理研究。当时所据系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赵刻本的缩微胶卷，原书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今仅存的5部宋本之一。^①

至于成本，内容编次基本上大同宋本，但也有部分文字的增删。一般认为，成无己所据者为宋本，但掺入己意，且辗转翻刻，故与宋本而有出入。也有学者认为，成氏除参考宋本外，还找到未经林亿等校勘的民间写本来参考，这是成本与宋本在内容上有差异的原因^②。

《伤寒论》的其他传本（即早于通行本的古传本）有《金匱玉函经》、唐本、淳化本、敦煌残卷本、康治本、康平本等。

《金匱玉函经》（简称《玉函经》或《玉函》），是《伤寒论》的古传本。北宋治平三年（1066）高保衡、孙奇、林亿校定此书后，作《校正金匱玉函经疏》。其中说：“《金匱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相互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细考前后，乃王叔和撰次之书……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

唐本《伤寒论》，指的是孙思邈编录于《千金翼方》中的《伤寒论》。孙思邈是初唐大医学家，自青年时代起即勤于收集和研究古代医药文献。但在他编写《备急千金要方》时，尚只

① 以上参考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学苑出版社1993年出版，426～428页），马继兴《中医文献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123～124页，127页），刘渡舟主编、钱超尘副主编《伤寒论校注》（中医古籍整理丛书重刊本）之“附言”（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277～282页）。

② 参考李顺保编著《伤寒论版本大全》（学苑出版社2000年出版，717～718页）。

见到《伤寒论》的一些零星资料。这些资料虽很不完整，但他却也视如拱璧而编入该书第九卷。若干年后，孙氏编写《千金翼方》，这时他终于见到了完整的《伤寒论》，因而编入该书第九、第十卷。钱超尘先生称此为唐本《伤寒论》。据钱先生研究，宋本、唐本、《玉函》颇为接近，系同一传本系统。^①

淳化本《伤寒论》，是收录于《太平圣惠方》卷八的《伤寒论》。因《太平圣惠方》是在淳化三年（992）编成刊行的，故称“淳化本”。由于《太平圣惠方》在后世甚少流传，而有关《伤寒论》的内容又掩藏在卷帙浩繁的书中，故极少有学者对这个本子开展研究。除马继兴先生《中医文献学》提及此书外，钱超尘先生《伤寒论文献通考》、李顺保先生《伤寒论版本大全》先后对此书做过校注。以上三书都认为淳化本是高继冲于宋开宝年间进献的，但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并无充分的证据。后钱先生在《张仲景研究集成》中认为宋臣校正《伤寒论》所用底本为高继冲进献本，而此进献本未被收入《太平圣惠方》中，也就是说推翻了他本人早期的观点。我认为当以后者为是。

敦煌本《伤寒论》残卷，指的是甘肃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伤寒论》抄本残卷。钱超尘先生将三种抄本分别命名为甲本、乙本和丙本。其中甲本抄录于编号为 S.202 的残卷中，抄录的内容为“辨脉法”。乙本、丙本均抄录于编号为 P.3287 的残卷中，抄录的内容分别为“辨脉法”与“伤寒例”。

① 以上参考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44页，123～124页），钱超尘、温长路主编《张仲景研究集成（上）》（中医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101页）。

康治本《伤寒论》，原系唐人手抄卷子本，为《伤寒论》的节录本，仅抄录 65 条，50 方，卷末写有“唐贞元乙酉岁写之”字样，后于日本康治二年（1143）由沙门了纯再次抄写。此后在 19 世纪中叶被发现，于安政五年（1858）由京都书林出版。1982 年我国的中医古籍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①

康平本《伤寒论》，是日本后冷泉天皇康平三年（1060）侍医丹波雅忠据家传抄本而抄写的本子。此后在贞和二年（1346）由医家和气朝臣嗣成重加抄录，故康平本亦名“和气本”。在 1936 年，大塚敬节先生从川越利根川尚方氏遗藏中得此康平本，并“参校他家藏本一部，及《和气氏古本伤寒论》二部，皆是传写之旧本”，于昭和丁丑（1937）印行。此后大塚敬节先生将康平本赠送给我国名医叶橘泉先生。后者于 1947 年铅印发行。

康平本具有两大特点，这在前文介绍的《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一书中已大略提及。一是其书写有一行十五字、一行十四字、一行十三字的区别，研究者将一行十五字者称为原文，一行十四字者称为准原文，一行十三字者称为追文；而其他的传本，是没有原文、准原文、追文的区别的。二是条文中嵌注与傍注，且数量颇多；而在其他的传本中，这些注都是混入正文的。

比较以上《伤寒论》传本，除淳化本外，似出自同一个系统，而以康平本为最接近古貌者。为什么说康平本最接近古貌？这需要对古书是如何形成的做一介绍。

^① 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627 页。

三

古书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要说到这一年里，另一本对我有重要启发的著作——宁镇疆先生的《〈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

这是一部研究《老子》“早期传本”的专著，但作者从《老子》结构演变进而探讨古书的流传与形成，可以给我们研究《伤寒论》以很大启发。

第一，宁先生指出，早在20世纪上半叶，余嘉锡先生、傅斯年先生的著作中即体现了一个同样的思想：古书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长时段”演变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涌现，这种动态、发展、“长时段”的古书形成观，已逐渐为学者所认同。宁先生特别指出，“我们今天有大量出土材料作参照，有此认识自非难事”，而余先生、傅先生能有此认识，纯系对传世文献的淹贯与烂熟，其真知锐识，更非一般学者可比。

第二，所谓“长时段”的动态、发展的成书过程，这当中包括了形形色色的“附益”。

宁先生引余嘉锡《古书通例·辨附益第四》语云：“古人作文，既不自署姓名，又不以后人之词杂入前人著述为嫌……复因竹简繁重，撰述不多，后师所作，即附先师以行，不似后世人人有集，敝帚自享，以为千金，唯恐人之盗句也。故凡其生平公牘之文，弟子记录之稿，皆聚而编之。”

“附益”包括“后师”对其他书的采借、“后师”的发挥，

以及注文的混入等。

《伤寒论》的诸版本中，唯康平本有原文、准原文、追文的独特形式。其中准原文、追文均为“后师”所作，其内容或是对他书的采借，或是“后师”的发挥，还包括师生的问答。另外，康平本中触目皆是的嵌注、傍注，在其他传本中均变为正文，这正是“附益”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说，透过康平本，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伤寒论》作为一本古书是如何动态发展而成为现在通行本的样子。而这一典型例子，也充分反映出余先生、宁先生的研究真实不虚！

第三，《老子》是语录体的，与诸子著述式的散文不同，它的成书，走的是一条由松散材料汇编成相对结构严谨的书的道路。

我想古书里面，《论语》的成书应该与《老子》相似。而《伤寒论》是条文式的，有的条文甚至就是一则医案，故我推测其成书应该与《老子》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当然，《伤寒论》中有“三阴三阳”，显然这是一种提纲挈领的认识，故《伤寒论》的成书又似也有从总体上谋篇布局的因素。或者说，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第四，古书在流传中，不断有所窜改、附益、调整，何以这样的本子能够流传下去？宁先生认为学派的口传心授是一原因，其中“业师”的选择是关键。

他说：“当‘业师’迅速接受（很可能有的新本子即为这些‘业师’所手订）了新的本子，并以之在学派间教授、传习的时候，由于‘家法’或‘师承’的关系，这种新的本子就会拥有相当的权威性，并因此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我这里再做一点引申：其实，“业师”是相对他的学生而言的，“业师”还有他的“业师”，或者说代代有“业师”，那就是说古书流传中的窜改、附益、调整，可能是在每一代中均有发生的，因为那时候没有著作权意识，故此为非常正常的事。而隔开“祖师”几代之后的“业师”，他的思想与“祖师”还有几多相似，还真不好说。在他的弟子心目中，“业师”的口传心授，恐怕比看不见的“祖师”或简帛上“祖师”的文字更具有权威性吧。也就是说，不管“后师”的观点与“祖师”的观点是否一致，哪怕是相反的，但由于“后师”在他那个时间段内的权威性，故他的言论进入古书的文本是轻而易举的。古书就是这样层层累积起来的。

《伤寒论》的通行本中就有不少师徒问答形式的条文，而这样的条文在康平本中均为追文。这表明：《伤寒论》早期的确是在师徒间传授；“后师”的一些理解、观点，通过教授学生而进入到《伤寒论》的文本中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追文的观点很多时候与原文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而这丝毫不妨碍它们进入《伤寒论》文本，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后师”的言论要进入古书的文本是轻而易举的。

第五，宁先生指出：今人对古人著作的诠释中，经常可以看到寻求“一致性”解释的倾向。“我们总是习惯归纳：要在纷繁芜杂的表述中寻求作者‘一贯’的思想；乐于综合：想在林林总总的观念中‘整合’出作者的‘根本’性的思想……在不明章句结构演变情况下所作的思想阐释，其实越‘圆通’往往越不‘通’。最高明的解释，实际上反而离题万里。”

今人诠释古人著作，为什么会追求作者“一贯”的思想？我以为关键在于不明白“古书通例”，想当然地以为古书的形成与今人写书是一样的。今人写书自然是本着“一贯”的思想，有计划地按照严密的逻辑，撰成前后“一致”而“圆通”的专著。可古书的形成却绝不是这样，相反却是一个“长时段”、动态、发展的演变过程，在演变过程中，增入了大量后人的东西，即前面说的“附益”。增入的内容，可能是同一学派的，但也可能并非同一学派的，因此很可能是矛盾的内容。即便是同一学派，各人的理解也不一致，自然也有可能互相矛盾。不明此中道理，而欲求“一致”“圆通”的解释，牵强附会必不能免！可以说一千多年的《伤寒论》研究史中充斥了牵强附会的东西，而明白了“古书通例”之后，我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很多研究《伤寒论》的论著从此不需要再看了！

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康平本，明白了“古书通例”，我们就能彻底读懂《伤寒论》。而只是说，我们有了更好的基础，有了不一样的眼光。当然这还不够，深入细致的思考、抽丝剥茧的分析，一定是不能缺少的！^①

① 大塚敬节先生，他挖掘出康平本，其功至伟，但客观地说，他对《伤寒论》的解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超越前人的成绩。其著《伤寒论解说》一书，吴家镜译，台湾大众书局出版（未标明出版年月）。此书总论部分有大塚敬节先生独到的创见，如认为《伤寒论》原文是战国时代人写的，而由张仲景集成，追论与注文主要由张仲景、王叔和等所作，导入《内经》的世界观以解释原文，但反而成为后来难以理解《伤寒论》的原因。这一观点与我的看法大体上不谋而合，或者说已先我而言，但他对《伤寒论》条文的具体解说却并无新见。

这里，我还要给读者泼点冷水。我以为，即便有超人的智慧，而欲彻底读懂《伤寒论》，依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康平本虽最近古貌，但它仍然只是《伤寒论》成书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因此其“原文”中还是会有各种“附益”存在。所以，若无更古的本子出现，某些疑难条文依旧无法读懂，对此只能存疑，不必妄解^①。我想我们对待《伤寒论》，应该有一个客观理性、务实求真的态度。

现在，就让我们尽最大努力，以康平本为基础^②，借助“古书通例”的新视角，深入细致地重新研读、思考《伤寒论》吧！

邢斌

写成于2013年11月12日

① 读者阅读本书正文，当能发现笔者借助康平本，已解决了《伤寒论》中的不少疑难问题，但仍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

② 以康平本为基础，并不意味着排斥《伤寒论》的其他传本，相反，必须同时加以考察。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康平本固为最佳，但亦有少数地方却以他本为胜。

几点说明

一、解题

在一年多的《伤寒论》研读过程中，我多次对友人、学生说：《伤寒论》到底应该怎样读？我认为首先应该把它作为一本普通古书来读。也就是说，《老子》《论语》《庄子》应该怎样读，《伤寒论》就应该怎样读。其次，才是把《伤寒论》当一本医书来读。因此，文献学的知识（比如版本、目录、校勘、训诂、音韵等）是非常重要的。

后读大塚敬节先生的《伤寒论解说》，他在第一章“序论”中说：

“在现存的《伤寒论》中，有所谓原文或正文的旧文，与后人的追文或追论及注文等掺杂在其间，所以我想，究明这些事项，是为研究《伤寒论》的第一步。此虽为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已有许多经过先哲费尽心血的考证，且我亦有我的卑见，故拟把它公开出来，请教于有识之士。”

大塚敬节先生关于“研究《伤寒论》的第一步”的论述，可谓先得我心！与我所说的首先要把《伤寒论》作为一本普通古书来研究——先要进行文献学的研究——大体上是一回事，只是我所说的范围更大而已。

而这在段逸山教授《中医古籍校读法》一书中被称为“校